

呂明德先生文集

第七册  
卷十二之十三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二

論

郭巨孝論

考

賈誼董仲舒考

檄

勸賑荒檄

復建文昌祠檄

說

貧窶非貧論



貧賤非道說

欲富貴惡貧賤說

判蛇說

復勸倡義賑荒說

付引事

三勸救荒說

四勸救荒說

五勸掩骸骨說

止新安公議建坊說

南糧地輿總圖說

留都倉場圖說

計九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郭巨孝論

中丘城外有石刻云忠臣馮唐孝子郭巨里讀史遷傳載唐薦魏尚文帝止輦受言事甚詳餘無足道而郭巨事頗不經按巨林慮人家貧寓中丘就食子方三歲母嘗分食與之巨曰子奪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與其妻携子往野欲瘞之掘三尺見石蓋下金一釜中有丹書鐵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錫汝官不得奪民不得取世廟時有司建祠致祭呂子曰直好名也非孝也世衰教微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多矣

巨可少乎哉雖然子奪母食矣夫豈不可戒止必死之耶且巨與妻寧能絕粒何不哺其子耶母之分食寧非含飴之樂而一旦死其子寧與其母謀耶假令其子竟瘞母聞而腸寸寸斷一旦或疾不起巨能安耶携子至野使不遇金將竟瘞耶抑不忍瘞耶竟瘞忍也不能他謀而必瘞其子愚也不必瘞而姑掘之僞也或曰古人質朴安知非出於至誠而鬼神格之耶如子所論不怨甚矣余謂巨此事大與鄧攸棄子留姪類其事不同其情一也攸卽留姪子何必殺巨卽愛母子何必瘞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不敢毀

傷而後可以爲孝子乎余嘗謂申生伯奇不得爲孝子曾子耘瓜受杖孔子猶非之而必瘞子以養母爲孝子者不亦難乎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類是也而丹書鐵券之說又近誣巨蓋好名而愚者也然則古孝子之所以養其親者亦必有道矣知孝則知忠矣是故呂子曰巨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

漢賈誼董仲舒考

考漢世儒者最醇莫如董江都仲舒而賈長沙誼以洛陽年少立談痛哭至夜半前席史稱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後世論者或互有軒輊君子曰士生千古以下

論千古以上人物其人苟孤忠嫖修醇學篤論照耀史冊如振衣千仞之上斯亦奇矣或者猶銖銖寸寸毛摘其隱而訾議之將三代而下幾無全士斯亦尚論者之過也班固贊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爲庸臣害甚可悼痛卽皮日休論誼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與謗竟杜其道出傅湘沅且曰其經濟真命世王佐才也卽子瞻未嘗不曰惜乎賈生王有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然曰非漢文不用生生不能用漢文也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

不足似若深悲賈生之志而咎其不慎所發至謂賈生不能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噫魚水之歡金蘭之臭亦綦難矣而後世遂以爲賈生者必當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有以自用其才此得無以成敗論人而爲曲學阿世樹一嚙矢也哉夫君子如雲中白鶴非鴉鷄之網所能羅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誼者亦未可盡非也且誼非不遇也誼議歸農而文帝開籍田誼議立法禁奢而帝躬敦儉朴誼議衆建諸侯而帝分齊與淮南之墟誼患風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俗薄惡而帝務以德化民誼欲禮大臣而帝自後有罪  
不下吏近世論者謂帝深納賈生所陳而宣室夜半至  
使人主自謂不及誼豈不遇惜也其賦鵬鳥弔屈原以  
死亡之命也夫而王安石嘗有詩云懷王自墜馬賈傅  
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若誼者蓋天下才而  
忠之屬也仲舒一代大儒首以天人三策冠賢良多士  
而武帝好大喜功舒以正心教化對意頗不合故一策  
而再再策而三視前對不少變焉程子曰漢之諸儒惟  
董子有儒者氣象而陳氏謂舒勉強學問等說古人告  
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至其對易王之言曰仁人者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史稱兩事驕王皆正  
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謀學著書爲事朝  
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而紫陽謂罷黜百  
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所未發明者舒之  
學問涵養出處語默亦可想見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  
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不及也向之子歆乃曰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  
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向之曾孫龔又以歆  
之言爲然嗚呼執是可以衡董子矣呂子曰士尚論古  
之人而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必有穆然想見乎其人

焉世或純以事功繩人遂有謂誼三表五餌之爲術疎  
立談痛哭之爲用躁而至論舒無以加之乃引外傳和  
親爲訾此夫矮人觀戲者也君臣遇合之際同心爲國  
之誼自古及今豈不難哉是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  
也綱目論曰文帝最好黃老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溫公  
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而胡翰弔董生之文曰上  
訑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此其間難言之矣故君子  
惜賈生之志而歎董子之儒效未彰尚論者悲之焉矣  
或曰卽使誼得君行志恐紛更太過得之較勝孔明之  
於昭烈失之或反不免如王安石之於神宗而董子一

代儒者使居伊呂之地卽未遽殷周或必有可觀而君  
子曰士亦豈必純以事功繩人哉之二子者其孤忠嫠  
修純學篤論舒於道德近誼於節義近而新書治策玉  
杯繁露等書亦皆憂憂乎轡龍虎之藻湛理道之英論  
人於三代而下皆未易輕非之也或曰敢問所安曰姑  
舍是

### 勸倡義賑荒檄

嗟我蒼赤罹此兵荒比歲不登祇今尤甚蓋師旅飢饉  
之交集兼賊梳兵篋之頻仍不雨經年遂赤地者千里  
飛蝗蔽日苦不留乎一禾旱而蝗蝗而蝻蝻而雹雹而

風風而霜夫何至此極也富者貧貧者窘窘者餓餓者  
死死者棄天平謂之何哉風鶴皆兵備焚殺拷擄之諸  
慘荆棘載道竝斗粟寸線之皆空天災與人害相乘徵  
呼合輓運交迫皆盡喪其生趣茫不知有樂郊民無才  
遺人將相食歎半菽之不飽愴萬突之無烟母子夫妻  
皆不相保典賣稱貸總苦無門膏瘠盡而鴈矢蒺藜皆  
殘黎延喘之物菜色變而鳩形憔悴無生人一飯之歡  
觸目皆伏莽弄潢傷心是青燐白骨千村夜月幾無犬  
吠之聲孤嶺陰風都傳鬼哭之事即使鄭監門善繪不  
過作流民之圖就令賈太傅尚存何處灑憂天之淚睹

斯光景豈忍見聞雖素封之家尚登二黜以不足况貧  
寒之士更嗟一飽之無時文不療飢徒哭窮途於阮籍  
室交徧謫誰餐餓夫於繫桑值此困苦顛連皆吾輩剗  
心之痛但餘殘羹剩米卽小民續命之膏見死不憐修  
寺造塔亦何貴有財不散泉壅樸滿之奚爲吾聞麥舟  
義倉尚聲施之未泯人傳渡蟻活鵲猶報應之不誣善  
雖小而必爲誠無微之弗顯敢告仁人君子任力所能  
不論升合分文隨心而捨縱鬻一田典一屋質一衣銷  
一器亦無損巨室之毫毛苟救一夫全一婦存一老恤  
一孤總皆關上天之生意捐不在豐嗇要於輕財與不



論寡多期於當厄凡我簪紳士庶必有同心卽彼天地鬼神寧無陰鑒矧身外皆屬長物徒多藏終恐厚亡願駕苦海之慈航同結寸地之善果

### 復建文昌祠檄

舊有文昌祠在斗山之麓焉其阜突而起如龍昂首峙一角下有靈泉是爲千載蟾蜍產靈芝處史記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文昌宜在斗乎癸卯之歲乃改建城之中達長吏曰以是廣規度便登拜是則然矣顧是地也來龍結於青要紫氣亘乎函谷帶斗城而襟紺殿後天柱而前壑峰滙爲芝泉水清而甘飲者多壽

舊曾引入黷池是真山靈會聚文脉蟠結令一望蓬焉文運久鬱或是之故卽神寧無簪履之思於人能已今昔之感矧祇園道院所在不乏分身應化寧靳其復實地靈之有待感神夢之屢徵用是群儼如在僉謀經始曰於此更建行祠一區復見當日廟貌可以妥神可以翊文可以祚胤一舉而三善備焉余神與之遇而心披其教敢首倡薄捐以薦明信世傳張仲孝子孕靈星精幻化爲人世一十七而其化九十七是吾不得而知也第其律身立教無非孝友忠仁其戮力王室褒善誅逆及勸戒士子文凜凜吾人居心立身法程是不可不是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訓是行是究是圖也帝承上帝命掌天曹桂籍凡士鄉  
舉里選制科祿秩封贈奏予進退皆隸焉又奉玉旨佐  
南斗注生其化北郭氏曰汝寧心改行寬人之力容人  
之過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必有善  
報然則所稱文昌者不獨連少輔之班兼將相之貴總  
司祿司命之秘且於啓佑高媒大有裨益以爲非耶則  
天官氏所謂斗前六星亦非耶沈主參弘化碧嶽降申  
說騎箕理固有之士亦修其所可爲者而已矣或曰是  
可修而致乎於易有之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唐李  
登之事可畏也內傳又曰帝夜夢爲龍爲天符爲水符

曹或夢中御牒河伯忽陰雲四合風飛雷震入古湫穴  
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濡是又有功於雨暘豈獨  
主圖書繁爪虺哉因諸子衿同志者及比丘思禪來言  
故弁數語以告斯文共翊盛美

### 貧賤非道說

客曰夫子論富貴貧賤兩段皆云不以其道得之前段  
不以其道吾知之矣後段不以其道似與前稍異子試  
言之予曰女見謂何曰紫陽註云不以其道謂不當得  
而得如孔顏大聖賢有道德人而在下位是不當得而  
得者予曰非也人之有富貴貧賤猶天之有晝夜陰晴

也。使天必有晝而無夜，有晴而無陰，則天亦幾乎窮而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則世間一種坎坷落魄之遭，豈必專爲市井無賴設哉？且夫有一德一才者，皆其不當貧不當賤者也。等而下之，誰是當貧賤者？豈富貴偏多，以道而貧賤偏多，不以其道耶？何貧賤不以其道之多也？此貧賤人之口實而實非也。如種田者，終歲勤動，應有收穫而不收穫，如作官者，潔已愛民，應陞遷而反降斥矣，其情之不獲穢之得斥，道也。今勤也，潔也，愛也，而反若此，非不以其道乎？子曰：非也。此皆以道得之也。歲之有豐歉，朝廷之有陞降，理也。法也。數也。遇也。命也。

皆道也。且兩段不以其道原是一意。卽如孔顏在下位，何嘗不是道？若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有道德人一貧賤，便不是道，則孔顏有道德者也。其於富貴，必其所當得者也。其視天下富貴我者，便無一非道。何又有不以其道乎？兩段不以其道，要看得通融。方得透徹。難道富貴之不以其道，只爲無道德者程量乎？伊尹耕有莘，樂堯舜，何等當得富貴。而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旣曰伊尹當富貴，便無非以道得之者。何又曰：非其義，非其道耶？女畢竟作何轉語，客無以應。少間起而言曰：吾實不足以知。

此子試竟言之子曰貧賤也而安有非道也哉貧賤皆道也其言非道皆貧賤人之口實也而實非也客曰何謂不以其道曰此節兩道字皆就加我者言之不就我言如孔顏之在下位亦道也陳蔡之厄上下無交又從而圍困之至七日絕糧則加我之貧賤非道矣雖加我非道而吾亦安之也故曰不去也種田之勤而罔獲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無妄之災或見給或被誣而失其田并失其獲則非道也作官之潔已愛民而不見知於上偶得降削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亦有周旋弗至或誣陷相及或以他事相

仇而有意下石者則非道也如作官者那箇降削不言我得罪某某致然於是或夤緣竿牘或別求捷徑或占風候息甚之賄賂公行望門乞哀必求去貧賤而後已大凡世人於富貴偏不揀擇於貧賤偏揀擇於富貴偏不論道於貧賤偏論道嗟乎非道者貧賤人之所爲口實而實非也富貴貧賤真如晝夜晴陰遞見吾前安得獨揀有道德人偏謂不當貧賤而曰其貧賤有道德人者卽非道也是有道德人偏該認定富貴一路而坎坷落魄之遭果專爲市井無賴設矣彼市井人豈無一德一才當小小富貴者彼皆將曰此貧賤我也非道也世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二  
之以道得貧賤者幾人哉幾人哉客曰然則紫陽云不當得而得作何解予曰正是此意君熟思之自見不當得而得原兩段并解如何不通融看客躍然曰吾之寐久矣得子之言乃大寤吾今乃知富貴貧賤果如晝夜晴陰與我何涉無入不自得而已相視而笑啞然不復問答客退

欲富貴惡貧賤說

客又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欲也不惟小人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倣此但常人小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

貴惡貧賤第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這箇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欲富貴也子曰孔孟自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嘗與人有異但聖賢欲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借以遂己私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也特無將迎無縈繫無留滯耳客曰如此則富貴之士與聖賢一乎予曰何可一也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富貴路上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於人

情但聖賢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處全不爲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爲功名富貴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富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君子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認真切而動以大言駭世曰吾獨不欲富貴不惡貧賤耳噫嘻果其然也而熙熙攘攘又何爲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相卽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品

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尋箇真正功夫真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清楚楚潔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真欲真惡在便覺升沉榮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灰冷若非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卽日言無欲無惡噫其中於欲惡也久矣

### 判蛇說

余兀坐小齋與聖賢對俄有蛇踞於梁上鯨吞蝙蝠須臾而盡好事者以長竿誅之旣伏其辜矣余乃瞿然曰口腹可賤慘忍不祥天下之爲蛇者可畏哉判曰勢可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三  
爲龍猛甚於虎影猶可懼孟弓之恙誰憐足豈可安惰  
侯之珠安在首動尾應豈負喁而敢攫食肉寢皮惡利  
口之亂信屬厭而已本欲效穴兔之營天實爲之豈知  
雁遊魚之釜姬則泣矣兆赤帝將先入於秦殺而埋之  
信叔敖必有後於楚幾曾天網之漏宜爲梁上之灰故  
王魯誑打草之驚而蒙莊悲捕蛇之苦厥惟後鑑此爲  
前車

復勸倡義賑荒說

復勸三四五勸俱庚辰

明崇禎十有三年庚辰河南北畿南中都齊魯秦晉皆  
大饑伊維尤甚蓋兵荒凡七載大旱蝗凡三載不雨凡

十有三月矣先是癸酉賊渡河百姓以焚殺死者半甲  
戌乙亥遂旱丙子丁丑旱猶半獲戊寅大旱蝗已卯復  
大旱蝗於是風霾霜雹螟螣蝻賊災害禍亂蓋交作已  
連年甚矣今春又甚矣入夏愈甚矣河井盡竭草木皆  
髡萬井寸土全赤一朝斗米千錢無論明興三百年所  
未前聞卽稽諸往牒或亦罕覩也民之子遺能餘幾哉  
今流亡滿道靴幣盈野陰風慘鬼燐之青嘯聚伏林莽  
之綠且有闔門投繯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  
河數百者有食鴈矢蠶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  
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於道而不能言者有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衣冠而長跼涕泣者有借叢設阱以網錢物者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饑荒尚軫宸慮勸助屢歷綸諭乃我輩見與聞者顧不惻怛下淚腐心杞憂豈情也哉予自客歲春抵今觀此顛連不忍置膜外市山莊林木爲炭鬻田數百畝書房一區復貸山左一故友梁菽五百斛并家存積麥苡柿辦大約可值錢三千餘緡盡捐之以活親族貧士饑民計二萬四千餘人且爲檄一通勸士民之爲仁人長者復得錢二百餘緡以大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今予尚苦瓶壘又敢望他人哉雖然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成其大施何必幾斛幾千救何必千人萬人升斗之水可活涸鮒中流之壺可抵千金匹夫苟存心愛物自有所濟况居可爲之地分可棄之糈救人性命所費幾何奈何豐衣足食不念人饑寒苦楚見一二人菜色殊不介意人衆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人將死則曰救亦難活甚且曰我方饑餒何暇顧人又曰我若施多恐人疑我富或又曰卽喜捨施所濟能幾不知沾盆粒米卽窮黎續命之膏瀆釜淋漓皆俄夫回生之液日省數合可濟一飽日省數升可活一命活得一人是一人陰騭延得一日是一日福澤無以小善無益而不爲無



以一毛不拔爲得意試想天之富貴我也何爲卽不富貴苟不至貧而餓也亦是天地福庇祖父積德致然豈一儉吝錢癖遂能然哉况水火盜賊疾病橫災亦能令人頓盡卽使厚積多藏子孫不肖徒貽禍耳曾見某某或一錢不捨或發誓言貧或攘鄰自益或貪婪無厭或巧攫飾非乃身歿或未歿而天與人且交槩之矣嗚呼殷鑒哉予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夫爲善者非以爲報也要之報應之理自不可誣淮南子曰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牟子曰僖負羈以一飡全閭趙宣孟

以一飯活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傾家產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苟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之既作善降祥積善餘慶豈有報應之理而可誣也哉聊舉古蹟數端以發今人善願

吳承事者合州赤縣人家頗饒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承事生兩男讀書力學遂登科第代有顯官

馮琦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半僵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

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琢  
菴遂名琦官至尚書

王丹京兆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有遭喪憂者待丹  
爲辦以鄧禹薦爲太子太傅

仝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柔簡默冲退好積聚嘗使琮  
賫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還  
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  
父大喜琮後封錢塘侯

宋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  
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

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濟饑之報及開  
榜其子果中狀元

倪閔字泰夫沙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  
自隨遇貧則擲其家及領鄉薦施與不減屢試弗偶  
或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於春官豈造物有未  
知耶閔聞益自勵大饑道殍相枕閔以糜粥濟之活  
者萬計次年赴試人作夢豎旗於閔門旗上書饘粥  
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仕至尚書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糶或借銀與人鄉  
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糶米一斗

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而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  
典錢糴米來施舍他時貴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  
馬陳後富饒起經濟倉平糴濟人生三子皆顯達功  
名蘭孫登第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耀

袁了凡記云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  
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  
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叙古  
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  
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如左券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

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卽持其手曰子何  
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  
公親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  
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晉石崇富擬王者不能施散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  
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  
之崇無以應夫崇之富如此使崇能以周急行仁豈  
不功德半天下哉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  
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  
嗚呼富人一盤食足供貧人十飽者有矣一席晏足

供窮人終歲食者有矣同是大塊中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來必也

不三勸救荒說

予之爲文勸救荒者再矣昔救人貧困今救人死亡昔救衆人死亡今救親族鄰里死亡蓋今歲大荒古未聞也有數日不見火食有數月食草土無一米入胃有全家合族盡歿有數村滅絕無一人存者有死於賊有死於爲賊有死於食人有死於食於人所僅存皆炊骸薪骨羸瘦黃腫之人也予向來破產活親族鄰里多不死今亦繫繫死矣予惻然念之顧以連歲屢賑囊困如掃

目贍不給雖然予何忍親族鄰里盡繫繫死哉雖鬻所居所業弗吝也然而誰爲售之者家有山庄林木可爲炭三區池藕一區及原典許生雜市房一區其值四百金通計可得錢八百千可市米麥雜糧數十斛以其半平糶以其半爲餽粥活親族鄰里之垂斃者候春和給散錢遣歸農或不便食粥亦以銅錢米麥雜糧賑其不舉火者次及貧寒生儒城門兵丁皆量有施濟用示存恤然而人人死亡家家死亡處處死亡如以滴水沃焦釜丸泥塞決浪而已嗚呼予心無窮予力有限所望仁人長者惻隱拯救必有同心其幸推而廣之各親其親

各睦其族各周其鄰里鄉黨卽施一錢米活一性命亦上天所陰騭而鬼神所昭鑒者况多乎或曰救荒視其所有吾自救不遑何能救人卽救亦能救幾人吁亦在乎人之存心而已矣

#### 四勸救荒說

先是余過新安斗米錢二千九百有奇市數告斷其民反側洶洶不可底屬予出家所有米數斛又鬻藥房一所市糧數斛減直平糶市價稍平旣而雜市亦斷監司王公與郡邑諸大夫遑遑然捐貲平糶通粟治僧洛三三家皆出米麥減直平糶予亦以所市糧二十斛減

直平糶數日價稍平然新之市價數數騰湧市復數數斷予時其斷市而平糶之使小民不至輟火市僧不得上下其手庶無及亂雖然予之心未已也蓋新民士瘠而貧不善治生不務居積五穀一旦值荒遂窘以死予族人尤貧予雖時賑貸猶不免死卽一二稍可存活者亦無餘糈在廩僅質衣產取給而已我聞古人有言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與其救于已荒毋寧救於未荒之爲豫也與其博施濟衆毋寧由親及疎之爲約也平糶之餘予亦無所利之俟春和價平計其直可市腴田四百畝卽不足當再別

為奏處務足其數以四之一為本族祠墓祭田以四之  
三為本族賑貸婚喪之需倣古義倉常平法出入生息  
垂其永久倘猝有凶荒庶或保諸族人不死以其餘及  
於親戚鄰里及所見之貧寒士民此古人敦本睦族遺  
意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敢不勉焉其收放訓迪  
之事俟另訂行此亦率爾一念因心為之倘大君子以  
此舉為是必有引而伸之擴而大之者敬以為勸義嚆  
矢

五勸掩骸骨說

予聞之禮云掩骼埋胔而述文王之仁者必曰澤及枯

骨嗟夫河雒之民何辜哉昔之言人相食及殺人而食  
者偶然耳未有城市郊原其子遺飢餓之極人人皆然  
在在皆然日日皆然者有之自今河雒之民始每見血  
肉淋漓白骨委頓皆予遺飢餓果腹代薪之餘也嗟夫  
民亦何辜罹此奇劫初見猶少今且岑岑然蓬蓬然無  
非是者觸之掩鼻言之下淚始猶駭異竟且相習恐旦  
夕皆為爨下薪嗟夫此非獨干上天之和抑且有不祥  
之思想仁人君子見之聞之必有惻然不忍者予僅捐  
數緡雇覓力畀之城隅為數大塚掩之雖然見聞或有  
未廣掩埋或有未徧所願凡有力有心者皆因所見聞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而擴充之夫掩骼澤枯施少而及多非以爲徽譽祈報地也淮南子曰芥子入目必加撫捫蓋由中發非爲觀容敬以公諸同志者

### 止新安公議建坊說

呂子曰新人士連年大荒昨歲旱蝗兵火爲從古不經見之苦人皆相食不忍見聞今歲稍稍收穫元氣尚未復也忽聞新人士公議欲爲不佞建石義坊一座此萬萬不可也不佞視我新人士如一家之情義相屬如一身之血脉相貫每見士民之苦不啻疲瘵在家痼瘵在身然心無窮而勢有限方愧無分毫之益於鄉曲而

敢勞此舉乎傳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吾聞士君子無德功言之患而已非無坊之患也以坊爲怨府不如無坊新人士卽不德我也可令怨我也乎或曰某邑某鄉先生邑人公建石坊一座固巍然也曰彼之德大吾之德薄德薄故不敢爲怨府敢告諸君子義坊之舉新人士已心爲之不佞已心感之矣幸速已無持議不決以重我不德之罰已卯六月十日敬告

### 南糧地輿總圖說

今天下兩都並峙而南都有其一區中省會十有三而以貢賦輸者南都有其六歲額本色八十萬有奇折色

二十餘萬有奇用實南庾以養軍伍以衛  
宗廟園陵以培元氣而厚根本猶周之陝右漢之西京  
煌煌乎綦重也哉嘗稽

祖廟創制之初法嚴實塞屬至鱗集陳陳相因乃歲久  
奸叢日玩月愒逋負常居半司計者捉襟露肘時切庚  
癸之呼殆岌岌矣兼以倉廩不修墻垣不固風雨不除  
而鳥鼠不去古人做秀才便以天下爲任有缺畝而引  
匹夫納溝爲已推者豈其身任之而反傳舍視之覽是  
圖也北拱

神京如江漢之朝宗於海而泗州鳳陽鍾山諸陵廟鼎  
峙於江之南北重耶非耶淮揚山左三輔之間則漕運  
之道所經也而皆以白下爲扼吭重耶非耶河南江北  
專以實鳳陽而江南北與楚越江右八閩則南賦之所  
自出也九萬貔貅得則騰飽失則脫巾重耶非耶詩曰  
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讀者幸  
三致意焉

### 留都倉場總圖說

凡營衛必有倉倉亦多近營衛所以便支給安軍戍也  
都城廣邈倉凡二十有六其建在鍾鼓樓北者十之六  
在城西南隅者十之四或依名勝或傍僧寮率高敞可



避洩嚴密可用防皆風氣結聚地城外爲水兌場塲六  
今存者五浦口鳳陽各倉皆隸江北其通濟門外養虎  
倉今廢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乃積乃倉如京如坻以  
復先朝之舊體國者寧無意於斯哉辟如治屋余築其  
基以俟匠石

錦衣差六倉圖說

京都太倉歲時奉

上命遣督臣致祭卽錦衣差所稱烏龍潭倉者是今顏  
其坊曰國家元氣抑亦倉庾之最重者歟視諸倉各以  
形勢爭勝者有間也貯米獨饒裕倍他庾其他則旗手

西倉在謝公墩之陽鷹揚倉在獅子窟之右虎賁左倉  
古鐵塔寺基也一塔猶在雲表傳有鐵剪爲亭覆之其  
右倉內有虎頭山又有豹韜左倉烏龍潭在其前清涼  
山在其後俱形勝地也而太倉寥曠軒廠內有岡巒陂  
池紆迴環轉有兩廳事東倚冶城西跨烏龍潭南望朝  
天宮雨花臺報恩塔山川映帶甲於諸倉矣

復成差四倉圖說

復成差在淮之上流專供四門軍需去禁城里許而近  
崇重護衛不欲勞羽林禁卒遠涉意至深遠其次則旗  
手東倉矣在觀象臺西亦護衛也獨驍騎留守二倉在

城南隅皆據形勢左鳳遊寺右周處臺北向宸居寢殿儼然

天威臨於前令覩者動忠君愛民之思有不操居官三  
字符以董斯任者非夫也修建視他倉有加留守倉內  
舊有石觀音庵鑿山爲石像深幽靈異香火如堵余爲  
坊一題曰大生任世旁爲柵欄復於後山之椒作文昌  
閣高三四丈別爲亭一題曰薰時取解愠阜財之義城  
外有養虎倉余以其名嫌貽患地虞齋糧也而又遠不  
可以餉戍人故請移之驍騎倉焉

江陰差五倉圖說

都城西北隅紆迴二十里而近金川儀鳳神策鍾阜四  
門參差相錯其江陰與武廣洋龍江留守中五倉星列  
綦置非依雉堞之雲聯卽並龍從而鼎峙倉近城闔門  
臨河許運舟抵岸入倉頗易

宗朝不勞民不傷財德意類如此惟歲月深則傾圮至  
風雨侵則爛浥滋觀者有深慮焉庀材鳩工撤腐創新  
煙居環遶鈴柝時傳可稱天廡矣北有獅子山左右環  
繞於石城江波之間金陵風氣結脉在此中有盧龍觀  
萬松生濤千岫入雲時與疎鐘清磬唄聲僧烟相輝錯  
也於戲勝哉

高平差五倉圖說

諸倉庾中獨此名高平者高以言乎其隆然出也平以言乎其夷然蕩也既匪卑匪隘復可嘆可藏用以儲弁韜之命脉厚國家之元氣善地哉按所轄五倉一曰府庫左東以觀象臺爲屏以清涼山爲嶂鐘鼓兩樓環列左右其地高故曰高倉若西倉則與鼓樓儼然並峙俗所謂平倉是也其天策南倉北倉正相對倉旁小橋橫鎖中高敞亘夷再次則興武之南倉矣外雖曲徑而行沃內藏此五倉者相去各一二里許其間高阜曲池煙橋梵宇互相迴映而老木長竹蒼翠交加別有幽致

豹韜差六倉圖說

高皇帝定都加意儲積必相地利而後置倉倉之有形勝也如易所云地險山川丘陵也夫丘陵之勝係於星斗青烏家以緯承經詳言其利如清江定淮二門之間王以之分鼎將以之藏玉仙佛以之傳燈率取勝於鍾阜華秀鳳凰孔雀諸山而豹韜六倉尤環溪俯江互居其勝美哉天府之國永基之矣胡年來丕基弗固有圯者有漏而溢者有鼠穴雀巢互出入者幾令天倉芒失地肺靈殘有山川丘陵而儲庾麗焉如人之有肩背四肢而無腸胃也今幸或創或葺次第兼舉不失

高皇相置初意易云先甲後甲以幹蠱者其服之無斃

水兌六場圖說

攷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產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產良以物產之流固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器劍不可以為戟而卮不可以為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措之耳故曰五方之產皆有俗也不可以易則其政可齊說在倉之水兌矣夫東南土腴而晚其穀穎而不粟其俗無蒸礪之制率以歲登時悉發前儲以資糶否則紅而蕪於是創為水兌場凡六在清涼石城三山門之外舟航相接

隨積隨輸則亦齊政之所由也然人見無京坻翫為蘧廬任其風殄霜蝕而幾不復識乃鳩工為不日之成而僅復其五因榜之曰先清其源曰粒粒辛苦志卹也曰淡然無欲曰風清弊絕曰當家事做志箴也曰留都待命曰天下根本曰東南元氣志傲也曰長江飛輓曰天都騰飽志快也噫告工以其器必先諸冶告政以其治必先諸產夫安得不就其近而執劍為戟執卮為壺也

江北四倉圖說

去金陵渡江十里許為浦口鎮江北分司隸焉轄倉四曰應天曰橫海曰龍虎曰潘陽右應天倉在公署之西

與橫海倉上下對峙南置草場一所徃多傾圮剝落至是重新之陶瓦斬木浹旬而辦殿座庭舍煥然改觀因題兩倉之額曰軍國重寄而分署其榜曰一清如水又曰眼前赤子其勵官恤民如此迤西數里爲龍虎倉後卽龍虎衛山也倉逕委蛇以達廳事廳後別殿數座前右俱臨官街垣墻堅固環堵晏然夜柝不驚榜其前曰天都騰飽又曰畏此民岩而誥戒之諄諄如此瀋陽右倉去浦口百二十里踞州城之東雖基地規模比他倉稍隘而結撰周詳官廳殿宇前後分佈左右環拱而榜東南民力欲其觸目警惕又如此夫

高皇帝所扼江南北以固屏翰維此江北實爲留都咽喉寧堪泄泄從事今堂構旣新從此司庾者酌水明新顧岩知畏念軍國之重矐民力之艱毋以顆粒實漏卮毋以蠹賊妨保赤庾政其有瘳乎寧第志工作已也

### 鳳陽倉圖說

中都爲

高皇帝肇蹟之區陵寢衛戶如古守園之制設倉庾以贍軍賑氓棊布臨淮定遠滁陽間南司農專官監督朔自

憲廟至

昭陵初更鑄關防印篆其來重矣膺是任者三載及瓜  
卽遷<sup>○</sup>秩須竣事乃去邇改一歲踐更而所爲貯放之  
役勺粒無緩便於稽覈胥隸不得恣其乾沒法加嚴焉  
夫此豐鎬根本之地淮淝要道土瘠民窮苟貯積無法  
軍伍易以脫巾猝遭災儉穡事不登閭左散而之四方  
假令汲長孺張須陀諸賢目擊心忉當便宜發賑况此  
留守韎韜之君子春秋以時翻班入衛爲天子爪牙或  
徵調以征不庭可令枵腹不爲深長思哉計所葺倉在  
鳳陽者三曰本府倉廩座十五曰廣儲一倉廩座十七  
曰廣儲二倉與一倉對爲廩十而官廳及倉官廨舍稱  
是倉在臨淮者一曰廣儲四倉爲廩四在定遠縣界者  
一曰飛熊衛倉廩八間多攤場五處在臨定二邑交界  
者一曰英武衛倉在滁陽界者一曰廣武衛倉廩場各  
十二其廳事廨舍亦稱是至倉壽毫者鳳司擁空名耳  
是以弗圖弗說也

以漢圖典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一曰祭典  
一曰禮典  
一曰樂典  
一曰刑典  
一曰兵典  
一曰食典  
一曰貨典  
一曰器典  
一曰書典  
一曰圖典  
一曰史典  
一曰傳記  
一曰雜著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告祭文

告孝陵文

告關帝文

告本部土地文

告太倉興工文

告太倉落成文

巳卯祈雨文

巳卯又祈雨文

庚辰祈雨文

文廟落成文

母病祈代文

祭孟先生文

誅曹自梁文

祭八蜡文

瘞枯骨文

箴

言行三箴

知非箴

銘

身銘

吾浩然之氣銘

墨銘

頌

五色雲墨頌

贊

歷代道統聖賢贊

先儒胡子贊

孟先生像贊



明德先生文集 目錄 卷之十三  
絳州辛復元像贊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告孝陵文

崇禎乙亥莫春上浣九日原任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今致仕臣呂維祺恭辭

孝陵敢昭告於我

太祖高皇帝之靈曰嗚呼維茲豐芑重地是我高皇帝鼎湖藏衣冠之地而我國家之根本財賦之所出漕運之所滙也年來南庾如洗漕截軍饑憂在食南兵半屬虛冒半歸差占盜劫公行驕軍屢譁憂在兵我皇上不知臣之不肖命臣兩肩之臣卽愚豈不知與世

浮沉猶可自全豈不知以孤踪綿力認真做事必任怨  
賈忌無以善末路然臣嘗謂古之忠臣視國事如家事  
當此國家多故安危共之卽實是自己家事何但言如  
又謂天下事豫爲之雖無赫赫可喜之功而曲突徙薪  
所全實多是以移山填海徒竭報國之心下石含沙終  
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五年無日不嘔心血竭  
四體以消隱憂人亦無日不騰謗流訛以掣臣肘臣皆  
屹然任之而人之所以搖動臣者愈出愈竒夫然後知  
臣之所以當去而罪之所在何者人所傳舍之空帑而  
臣實任之凡改折糾叅清冒剔姦儲積節省皆罪也人

所不肯犯手之影占冒濫而臣實任之凡裁浮釐弊實  
伍節米以至請託不行餽遺盡革嚴治委官衙蠹皆罪  
也又如清補軍之格以省索費精技射之試以拔廉勇  
破格套廣使過以憐才備用覈防守之實壯臂指之勢  
以靖劫盜鎮驕軍皆罪也卽如賊自假扮進香陷鳳陽  
後勢如破竹一日職方五鼓謁臣云楊提督言城中進  
香數千甚可疑又及訛言煩興姦棍竊發之狀遂密遣  
將官微服體察更點標下兵丁數百布防隘口卽大書  
白牌驅逐進香併彈壓姦棍衆皆謂臣定變而或謗爲  
陳兵自衛矣又如臣部十七日會議發兵十八日卽先

發一半渡江待糧此臺臣黃昌親見也二十日糧出全  
發渡江扼賊至廣武見牌卽擲地繇藕塘西掠則兵部  
差官侯爵親見南兵部發兵三千二十日過江剿賊賊  
遂逼廬州入安慶已經兵部題奉御覽衆皆謂臣伐謀  
而或謗爲發兵遲延矣又如南庾苦無一月之糧臣盡  
謝情面力砥頽波如徽紹金衢折米二十五萬在民每  
年可省二十餘萬在南庾數年已節省三十餘萬於國  
計民情兩便兩次折放俱係南計堂司經手且節省數  
萬解抵北餉俱有疏奉褒綸其他錙銖節搜葆存元氣  
二年之間南庾遂積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三年之用衆

皆謂臣功在社稷根本而或謗爲受金改折減放軍糧  
矣卽如近日南計臣某於七年十二月以錢五百二十  
文作米一石放軍時石米值至九百二十軍有煩言遍  
貼匿帖與臣部何與臣卽密集將官默加消彌衆皆謂  
臣彌亂而或以南戶部事嫁禍臣部謗爲臣部折放一  
以搖惑科道一以挑激愚軍今南中之公論豈不昭昭  
哉又如南軍至驕無一年不十餘譁者自臣受事申嚴  
法令一軍肅然衆皆謂臣旌壘改觀而或謗爲大閱鼓  
譟夫大閱何事矧與內使侯伯科道共事豈有大閱鼓  
譟而寂無一言者乎至於江上戰船城內防丁及一切

預備火藥硝黃聘取將才咨訪叅軍無一不可對天日而質清議若夫南中司屬將領之餽遺自臣題革眾皆謂清嚴太過而或謗爲欲富如使臣欲富記臣代庖南戶節搜數百萬充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獲鑄息十萬一千存南庫蓋公帑出入南北一體無論賢不肖皆無容上下其手固也惟是臣督儲衙門上手止交代二百餘金臣任內節積贖費至一萬五千餘金以三千五百修倉以五千二百助南北餉以千餘置學田一千五百餘畝并興起學會仍存五千一百金交代下手督臣馬鳴起臣分毫不染夫此一萬五千者卽取以半肥囊囊

半充交際世俗不以爲貪反交口而賢之臣豈獨愚棄一萬五千而罔取○滿紙描寫之二三千金是爲欲富乎今南中之公論豈不又昭昭哉嗟嗟共見共聞之事四知一介之嚴猶欲變易黑白以亂人聽其他所苦心拮据反以得謗皆類此凡此皆臣罪也嗚呼臣以久病餘生手口卒瘁當其外有強寇內伏姦宄而南北交搆以怨報德挑間機阱靡所不至臣直挺身碎心消釁杜萌殊不自意其有今日幸

陵園宗廟江干內地晏然無虞今已仰遵

明旨交代新樞臣范景文料理五年兵食之危擔半生

砥礪之孤忠上不愧皇天下不愧衾影仰恃有  
高皇帝在天之鑒與我

皇上特達之知俯恃有海內有道士紳與走卒戍婦之  
心之口嗟嗟腐鼠焉能嚇人浮華終歸泡影臣又何尤  
惟是使臣踉蹌去而天下後世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爲  
前車俾我

皇上孤立國事日壞則臣之所深痛也去國孤臣回首  
瞻天鍾山蒼蒼江水瀨瀨惟有遙戴紅日歸依白雲而  
已謹瀝誠以告臣何任隕越屏營之至

告關帝文

先是崇禎庚午四月

上以南庾匱命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呂子維  
祺督南儲時南大司農兩以差滿里居代庖三載積糧  
一百五十餘萬交代又疏罷內遣糾輔臣溺職癸酉  
上復以南兵驕虛命維祺典南樞疏革請託餽遺汰內  
外衙門冗占八千以實軍伍乙亥春罷免及去國陰雨  
狂恒山川昏黯月餘不解呂子禱於

關聖帝君雲長先生稍霽一日乃得塞舟罅漏解維去  
軍民送者各持一香涕泣而別棄香於岸香燿遮天如  
霧竟日不滅舟泊燕子磯呂子以野服瓣香告於

雲長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聽之先生在漢精忠大義  
格天表日其聰明正直而壹雖千秋猶凜凜生氣先生  
之言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設使天無日人無心恐世  
宙夢夢長夜矣去國孤忠風清兩袖天日長白人心未  
死嗚呼先生聽之我國家之有南都猶周之有豐鎬東  
漢之有西京根本繫焉也當此天下紛亂之日藉令根  
本一有動搖不知費多少金錢壞多少性命損多少元  
氣而可能卽底定否嗚呼危哉試觀數年前兵不成兵  
食無所食紀綱凌夷人心反側當局裹足旁觀袖手祺  
愚乃拚此一副赤心癡腸五年此地兩擔並肩形神俱

疲寢食幾廢以一木支此大廈而邪許不靈以孤舵屈  
彼中流而風波轉甚至今惟有髮鬢半絲心血盡枯勞  
怨之苦自甘含沙之射甚巧同室之戈相向而已嗚呼  
先生聽之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何補高深然而所竭力  
効忠於國家者丹心素節固在也前此數萬官軍寄命  
空帑倉無一月之糧庫無一千之積何如景象乃搜剔  
填補者數百萬交代積餘者百五十萬銀庫交代者二  
十八萬固在也前此鑄局徃徃利歸私囊錢如鵝眼乃  
任內嚴督司官錢質以一錢爲率而二年之間已獲利  
十萬一千固在也前此各處南糧或送權紳或借別用

或委衙官衙役婪商乾沒殆半乃任內清查侵欺百十餘萬從此輩手口中奪出公家之精又查出楚藩侵借三十餘萬疏爭北戶原借一十三萬固在也前此司屬衙役倉場使費不貲乃任內鼓舞司屬謝絕常例嚴治衙役不許需索弊竇一清故科道公疏有苦心率屬勵精司官各心其心共圖實効等語四方官解聞風響應舳艫滿江固在也前此以無糧故倉場頽廢一望蓬蒿棟折垣敗乃親行料理自捐贖費三千五百不動朝廷一分一文不科民間一草一木今城內二十六倉城外五場江北十餘倉共房五百餘間煥然一新固在也前

此徽州金華等府

米止憑商販致侵欺重追小

民有費一兩五六錢不能完米一石者乃從司府申文鄉紳公請題折數年民省無筭且爲朝廷節省三十餘萬固在也前此軍米濫惡不霑實惠乃任內親下倉場看驗米既贍足又復精潔且遇米賤則折錢預放軍既騰歡而朝廷亦獲節省之利遇米貴則發倉預放軍既宿飽而民間亦無騰貴之苦南都軍民走卒婦女之口碑固在也南軍善譁無一年不十餘譁者乃任事後革補軍之費減差役之煩申畫一之令嚴細打之法雖衙蠹煽搖奸人捏造而紀律肅然絕無譁者固在也南中

選將補兵多以請託爲高下乃任內首疏嚴革人皆銜  
之至於武舉武生皆以技勇韜略選取絕不徇情濫用  
固在也南軍影冒成風戰艦虛應故事乃任怨汰去浮  
冗八千以補操軍餘糧疏募家丁八百分防城內江上  
仍募造海船二十餘隻無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而驕  
軍不至譁伍流寇不敢窺江固在也將官司屬餽送成  
習乃一切革之將官雖一米一菜一花一茶無敢餽者  
司官一以清淡相與人或謂待之過嚴若夫有司非道  
之餽一槩謝絕官解小過之贖盡與豁免卽督儲萬餘  
之贖費俱修倉助餉仍餘五千一百餘金俱交代下手

分毫弗取固在也以至捐俸立會與諸生講性命之學  
兼課藝之業置江北學田一千五百畝有奇固在也設  
處製造火藥五萬硝黃二十五萬城上運石二百四十  
餘萬固在也今城內江上孝陵宗廟晏然無虞固在也  
嗚呼先生聽之祺非有他才能直此一片丹赤不忍負  
高皇帝負

天子負所學負海內知己之素心而已祺亦非有他罪  
戾直此一生迂直不合時宜不聯黨羽不善涉世不識  
宦套不徇權要之癡衷而已嗚呼先生聽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南都千萬軍民之心之口海內有道



縉紳平生之知己固皆在也昔寇逼南都前哨至關山  
夜見先生神兵滿山燈火熒熒如數萬旌壘從天而下  
賊至廣武以爲南兵至矣卽繇藕塘西遁廬安乃知先  
生之精忠大義千秋不死固長在也嗚呼先生聽之道  
之行廢命也人之使尼天也可以止可以速時也聚順  
侍藥微孝也教子課士真樂也程風邵窩時花種魚至  
韻也無愧無怍何怨何尤天日亘古長明人心終難盡  
死嗚呼先生諦聽之祺明日行矣祺出而圖吾  
君苟有負於君或負於友負於軍民負於生平誦讀負  
於根本重地先生聰明正直而壹其將沉諸江淮洪河

之濤

告土地文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七月辛卯朔二日壬辰南京叅贊  
機務兵部尚書呂維祺恭承簡命任樞部事齋沐自靖  
廼率本部郎中等官徐大儀唐景亮俞彥徐卿伯殷大  
白向鼎陳瑄錢振先印司竒張昂之等以辨香牲幣告  
於本部福德土地之神曰惟神氣分五行之秀祀崇八  
座之庭佐天地之爽靈以翼我國家之赫濯凡內安外  
攘大法小廉惟神之孚祐是藉維祺平生迂拙三年司  
庾惟是矢清矢任甘怨甘勞雖幸免覆餗然鉛之一割

已鈍而臆之五技日窮不謂謬辱聖明知遇簡任機務  
念此豐芑重地實爲天朝根本綿力弱植實不克負荷  
三疏乞罷不蒙聖鑒矜允跼踖簡命夜徬徨單弱凌  
夷目擊心傷何以使廢弛必飭何以使影冒必清何以  
使將無習於貪何以使士無諱於伍何以使無躍冶之  
金而積薪是歎何以使東南半壁屹如泰山四維以爲  
神京保障凡此皆惟明神默祐之力維祺敢不實心任  
事潔已率屬謝絕情面力清積習以仰副聖天子之明  
命若以傳舍視官以私意自恣而且瞻顧情面倒置賢  
否非進賢是愛以負天子負知己負所學惟明神其陰

譴之所不竭髮膚畢忠赤而有二者有如此盟

庚午告太倉興工修建文

於惟高皇定鼎豐芑億萬斯年江流鍾峙帝修六府王  
貴五穀云胡根本量沙仰屋倉廩如洗脫巾日促方鮮  
蓋藏誰念輪囷日圯日荒傷哉奇貧革故鼎新亨屯濟  
否疇視如家殷殷計此載節載清迺經迺營大興工作  
支此厦傾庀材鳩工日吉時良永儲京坻惟神之慶

壬申告太倉落成文

惟神蒼龍毓慶赤水發祥克配思文協享彼蒼翊我明  
運維苞維桑富我軍國是輸是將粒我蒸民迺積迺倉

允若厥明維雨維暘植爾百穀如茨如梁以恬以熙維神之昌念茲豐芑億萬無疆云胡不造百寶告我天膺星搖籌唱沙量摧棟廢宇茂草同荒藐予蒿目中夜徬徨經之營之肯構肯堂是用綢繆風雨靡傷雀鼠攸去棟宇翬翔鳩工告成神力是勦牲醴告虔特潔蒸嘗神其永祐鑒此馨香

巳卯告府城隍祈雨文

嗚呼維上帝命爾明神主此邦邑維爾明神承帝命以保障此邦邑嗟此邦邑下民蚩蚩何罪降此鞠凶備諸種種荼苦此邦邑下民有罪亦惟爾明神是貺是依是

啓是佑胡不愍我下民兵寇旱蝗層疊再四迄無休時我聞古昔盛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海不揚波卽偶災饉此或有遺秉彼或有滯穗用是民物康乂災害禍亂不作胡底今日三年大旱九月不雨我下民苦寇苦兵死於焚殺者半死於歲者半死於征徭者半神寧弗聞耶我下民夫婦男女父子兄弟不相保聚饑莩在野逃亡滿道神寧弗聞耶我下民野無青苗千里赤地惟是破屋頽墻白骨燐火蓬蒿夜月時聞鬼哭神寧弗聞耶財盡民窮征斂愈急頻頻敲呼累累株連我下民求生不得求死不獲神寧弗聞耶入春日赤無光

河井皆竭黃霾四塞狂飈漫天水雹霜霧交相侵蝕  
子重出諸蟲叢生不慈遺隻禾寸草神寧弗聞耶神如  
弗聞神寧不聰神如既聞神寧不仁既聰且仁其寧不  
拯我下民顛濟神不拯我下民顛濟神何以血食此邦  
邑乃視天夢夢誰達九閭百司泄泄誰啓厥衷我聞明  
有長吏幽有明神凡宣朝廷德意省刑薄斂以下膏澤  
於我下民長吏職也宣上帝德意風雨時若以下膏澤  
於我下民明神職也長吏弗若厥職尚賴爾明神降鑒  
啓厥衷爾明神弗若厥職我下民蚩蚩其又曷望我下  
民蚩蚩備罹種種諸荼苦至棘至極神不為之所我下

民其將盡顛覆不聊有生惟我下民有罪我諸紳實尸  
其罪然亦惟神怨神苟為之所上達於帝下達於所司  
百神庶回天怒用濟時艱惟神德即明神弗德怨是任  
繫惟明神承帝休命以永主此邦邑若七日不雨爾明  
神何以永保障此邦邑以永血食此邦邑爾明神其顧  
謐帝命以拯我此邦邑蚩蚩下民嗚呼敬哉

巳卯再祈雨文

竊聞大平之世風雨時若人事修而協氣應也邇來或  
人事多舛以致災生日疊見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痛心  
蒿目莫執其咎降割頻仍民實不堪如旱如蝗如蝻如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風霜冰雹之交至也且三年大荒又九月不雨暴骨林  
莽寃憐夜號禍患踵至日甚一日哀此子黎惟厥種種  
異苦祺等不憚匍匐諄諄爲明神告而酷烈仍然日來  
陰雲屢合黃霧四塞千里皆霾寸禾未播豈悔罪未誠  
耶或矢心有未虔耶抑豈上帝之重怒猝難遽回氣數  
之偶窮神亦無如之何耶又豈果有旱魃風伯爲之祟  
耶神寧不爲之告於上帝以力挽氣數以急殲災害用  
是祺等夙夜祇畏兢戰淵冰不遑寧處再籲明神伏惟  
蚤達帝聽大沛甘霖以救民水火庶幾靈應潔牲佈謝

庚辰祈雨告城隍文

惟神聰明正直禦災捍患一方士民是憑是依日者旱  
魃爲虐萬衆痛心疾首祺等震疊天威伏祈神貺日夕  
虔禱不遑寧處幸神不鄙遺布瀾天之雲沛及時之雨  
鶴鳴鳩逐直使三農破涕潤葉濯根忽教萬姓解顏四  
月而苗未生爭懼隴塵之黃一雨而種可播應喜稼雲  
之綠更新明神惠我無疆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曰  
時玉燭常調旣種旣戒旣方旣阜旣堅旣好金甌永奠  
嘉澤維均靈貺其曷敢忘神其鑒我哉

巳卯文廟落成祭文

於惟至聖萬古帝師廟貌鼎峙斯文在茲厥維新邑文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三  
三  
獻所鍾瞻茲宮墻禋祀攸崇云胡傾圯已幾百年殿廡  
門坊一望頽然至聖在天厥靈孔赫神既弗安心寧匪  
惻載拜載瞻載經載營載捐載鬻載省載成殿宇巍巍  
廊廡秩秩戟門楚楚星門翼翼屏壁隆隆泮水湯湯松  
栢森森丹堊煌煌厥亭軒軒厥坊灼灼輪奐聿新工廼  
告落蓋自戊寅厥春經始及巳卯秋厥績云底從茲文  
運勃然載興祐我文明霞蔚雲蒸潔牲酌醴敢告英靈  
億萬斯年昭炳日星

告城隍文

爲繼母田太夫人病祈代

天啓三年歲在癸亥十月望日壬申呂維祺敢昭告於

本縣城隍之神曰於惟明神實司茲土福善禍淫扶顛  
絕苦其靈孔赫萬民式舞我實涼德宜于神怒母氏宜  
人職聞相父其孝性成百順克聚鞠我二孤不超巳乳  
庶軼於今而齊乎古宜錫百祉以永內輔云胡抱疴爲  
月者五念我昆弟不遑寧處敢叩神力俾之速愈殲彼  
三尸驅茲二豎霍然有喜慰我僂僂不腆寸忱神寧或  
吐願以牲齋達於堂廡靈孔昭哉暢於所部寧奪我歷  
以延毋譜惟萱在背而梓則俯鑒茲微孝迺格玄祐謹  
齋沐以告

春秋祭孟雲浦先生文

於戲世衰道微功利競起道學不明人心幾死狂瀾既  
倒誰爲之砥先生毅然師尤夫子振衣千仞中立不倚  
自作秀才以及出仕司權何染秉銓奚詭其骨若山而  
心如木櫻鱗補牘策蹇歸里研硃點易閉門讀史萃厥  
羣英與譚名理時習而悅遯世不悔沫泗遡源伊洛濟  
美由孔子來三千餘禩不絕如綫幸賴有此淑我後人  
扶其肯綮如病斯藥錫以圭七如田斯耕授之耒耜遺  
範猶存高山仰止瞻焉念之無隱乎爾私淑之心其敢  
窳嗚時維仲春秋愈嚴顧諟敬束鬱金戴陳甘薺其意  
綦誠而物則菲神之格思永言佑啓洪河長流嵩高孤

時

誄曹自梁先生文

崇禎九載是爲丙子某日呂子居洛聞御史大夫安邑  
曹自梁先生於前一年某月某日卒呂子於先生爲忘  
年交最久且深以束帛絮酒哭而誄之曰嗟乎九原安  
可作也江河滙地日月中天斯文未喪識大維賢百年  
接踵千里比肩吾道不孤如薪斯傳而先生乃崛起於  
平陽蒲版之間倡道於歌薰錫疇之墟少成若性簡躬  
自持鐵骨丹心聖賢爲期一鳴輒斥九死不移而先生  
於功名富貴之塲榮辱毀譽之變歷之泊如也今上大

張薪嫺人惟求舊而先生正色稜稜笑比河清久之先生乃解疏廣之組開香山之社矣明發聖學彌精彌深素篤躬行晚益會心時習朋來桃李在門而先生忽已矣嗟乎祺於西北間得一師二友師爲芮城王莊毅先生友爲關中馮恭定先生與先生也而今皆已矣某方在疚淚盡繼血聞先生訃益不勝痛哭嗚咽也嗟乎近如此甚去况未遠道義知己生平不淺日月長明江河同宗泰頽梁壞我心斯恫薪火相禪勿替高風嗟乎九原安可作也

告八蜡文

於維明神聰明正直其德曰生歲罔不獲國乃崇祀達於郡邑凡以爲民豐茲稼穡粵自己未迄於容夏旱旣太甚蝗乃害稼我邑人士疾首靡訴死者填壑流者盈路况以追呼兼之驛騷不遑寧處民亦孔勞天乃悔禍旣秋乃雨今春迄夏時沛甘澍田畷至喜我民其生百穀旣播油然秩成胡爲來哉曰螟及賊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云蔽天虐焰斯烈或入吾境時復見之民乃驚惑將神是依維予涼德焚香恭祝其呵護之一方禔福周矚垣屋仰觀凡筵頽然俱廢神奚妥焉外戶不閉靈位罔存徒寄空名如失其尊乃心惻然命工庀材告吉



經始與焉美哉民心胥懌蝗果屏跡昔聞南陽蝗不入  
界今胡爲者絜不爲害雖令云賢實神之力我儕小人  
敢忘神德載潔牲醴載厚粢盛載沐載齋薄言告成神  
之聽之永鑒微誠益篤玄祐民生乃寧

瘞枯骨祭文

有明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旣望呂子遊於城西郁山之  
坪桃花夾岍柳色弄青其樂只且歸自澗水之濱載過  
芝山之墟俗所謂馬槽溝也長楊深莽紆迴傾欹幾長  
里許呂子視之其中堆骨纍纍然也或曰是古塚髑髏  
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己未之間大荒餓殍寄於淺土而

以城工剝者或曰是道死無歸烏雀螻蟻食其肉血而  
餘焉者呂子愀然不樂下馬悲咽已命童子負畚鍤担  
筐市蓐而瘞之慕容山之麓三日而畢爲文弔之曰於  
乎此溝壑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兒女耶今耶古耶男  
耶婦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其困楚否豈果  
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乎於乎其誰主者耶君子  
以萬物爲一體愴爾生之不辰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  
道也其近郭也是豈無聞且見者哉而豈其樂之也嗚  
乎痛哉豈前之因與而死之屯也爰卜爾穴用寧汝魄  
睠爾暴露永斯安宅吁嗟乎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諗此

心而廣之俾無屯澤也哉平世之小人其皆其德於  
乎誠言行總箴因與山溪之引也矣中爾穴以察其  
心官則思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胡運匪  
機曷發戶弩猶然士軌迺識口則興戎動或因石惟聖  
達時退藏於密知語知默知動知息其次克己主敬宅  
一非禮勿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爻象斯立言滿寡尤  
淑儀弗忒雖之蠻貊弗易厥質思之思之有物有則思  
則得之不思曷得

忠信箴

思言胡慎曰忠與信匪口是緘惟心斯印人心之靈稟

於至誠物欲蔽之欺偽叢生厥口則言厥心弗然信既  
遠義易諾屢遷言巧色令是名為佞既蠹世維曷存厥  
性厥性既非眾惡斯歸多言數窮食言貌肥我思動物  
寧在鼓舌所以至誠豚魚可格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  
訓進德三復斯語

篤敬箴

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一而靜一則不雜靜  
則不競天君守舍百司從令胡為憧憧朋從靡定以二  
以三乃縱乃橫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知所  
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物其身上帝臨女

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穀是故君子必慎其獨

夫子論行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以象胥所不能馴重譯所不能通一言一行足乎異類此其故安在乃吾儕涉世爭爭逐逐憧憧擾擾機智情緣動生齟齬卽同氣尚閱牆同室尚操戈何況蠻貊當熱鬧場中冷然一思雨散山空作何結果乃有聲音笑貌以愚世曰如是行我計得矣嗟乎至誠則鬼神可格不誠雖愚夫難欺易曰言有物行有恒無物不恒又可行乎哉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所謂則見者豈僅恍惚影響是必有一段真工夫真體驗真光景躍躍於心目者與如見之見不同願學者之細思之也呂子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於譯館之堂遂作三箴蓋以自勗兼勗多士若曰爾多士思行蠻貊者以是象胥重譯已乎

知非箴 壬子

吁嗟兮遽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時乎時乎不再來將貿貿其安之繫後生之可畏歎來者之可追胡爲乎兢兢白日尋斧斤以自殃酖晏安之有毒謂磨涅爲無傷懷與安實敗名久將認賊作子操主人之

戈而入其室據其堂已焉哉其心勞之日拙而腔子亦不靈當夫意闌興盡時豈無悔而竟長此其安窮不見古大禹惜寸陰陶彭澤惜分陰彼何人斯我何人君不見嘗膽越子下帷董君有爲者亦若是誰言樂處之難尋古不云世間不學人無物可比倫奈之何三年之艾不蓄而抱沉疴以終身遂作箴曰學問之道先求放心洗刷塵緣勉而持循雖休勿休日新又新時而習之意味浸浸雜念侵人如牛萬火不可嚮邇將爭於所惟勤有繼此道在果姑待明日便爲不可

身銘

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吾身缺陷吾身虧天地傾歆身非塊然天地叅也合之爲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景之退熒惑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雪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己復禮靈媯氏之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齊七政戒慎不睹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爲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清寧奠位疏

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或伏調吾之嘘吹草木鳥獸  
愛惜吾之爪髮痲癩一體撫摩吾之顛頤薦德馨郢斤  
之鑿鼻堊且游衍金鏡之刮眼翳瀕乎若太虛中存元  
氣與天地參萬物備也

吾浩然之氣銘

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天地之氣吾與天地同此一  
氣之苞貫蟠際不知何爲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  
在水中不知何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  
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也浩然  
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一二厥養異

也不養卽浮游之氣養卽浩然之氣不養卽有害而餒  
養卽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卽仍爲天地之氣養卽  
爲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  
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  
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田淵與天時  
弗失也悔亢日惕心罔貳也在群不首往有濟也知進  
退存亡者精義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  
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墨銘

女清女馨女質女一罔攸射絜世世寶女女多壽考

五色瑞雲蔚爾紛紛夾日從龍吐鳳貫虹藜吹太乙衣  
染柳汁黼黻皇猷補天遺石

伏羲贊

明麗日月畫開天地道沛大源何獨書契綱目自一禮  
皮則二都近吾鄉化沐千禩

神農贊

炎皇開國自陳之堯百草生今五穀傳遠連山垂易氣  
墳拓簡孫無筆藥議獄惟綏

黃帝贊

德瑞大螭定都涿鹿波偃琳琅冠冕珮玉空同順風解  
池威戮十有四姓傳衍萬國

帝堯贊

德容豐下光輝格上閔茲懷襄欽若歷象萬古心源十  
六字狀帝行帝服聖神屈讓

帝舜贊

生見巨虹奚眩雷風儼方其庭曜重其瞳不四服罪能  
百亮工孝竭永慕大以人同

禹王贊

首戴鈎鈐神驅鋪欄有臣也辰履文則已幹蠱開家克

勤垂勸澤沛古今思滿天地  
靈靈文眼古韓盤開寒京  
湯王贊

四時既馘九尺更雄暴伐鳴條黨擊三臆能自得師立  
賢執中征誅一變天地從風  
文王贊

夢踐太任尺十殊异惟善養老以來賢智演易美里事  
殷之至心曾不見三分有二

武王贊

假器自箴戶牖刀劍脉演箕疇道昌洪範兄弟父子有  
臣十亂何餓首陽而妨盡善

周公贊

周南尚文天借心手禮灼雲官易爻珠斗南雅知刪無  
逸宜首製作之神天地同久

孔子贊

墳索經史皇帝王公脉抽千臆道歸一衷如彩赴素比  
音詣宮何今何古共吹春風

顏子贊

庶乎屢空得云如有畢生既竭工夫到手不遠之復證  
於身後三十二年天地長久

曾子贊

十載及門得師最晏故與之魯忽承一貫尤藉大年垂  
經以傳學卽會心亦憑手撰

### 子思子贊

欲人知性貫一中字上接帝堯垂之萬世梁講重雲宋  
錫進士大綱節目學與庸契

### 孟子贊

學惟兼識幽沉明朗知性知天事親事長本末聯貫養  
無屈枉寓權七篇世不道喪

### 先儒胡子贊

名瑗字翼之

布衣召對教授吳興聖賢自待脫略功名詔賜銀緋不

見寵榮文昭未若安定先生

### 雲浦孟先生像贊

嗚呼登其堂入其室夫有儼然在上可望而不可卽者  
緊何人哉厥貌何疑疑也度何秩秩也浩然之氣何矻  
矻也我思厥心何緝緝也嗚呼澗之水逝不歇澗之流  
伊洛合澗之源洙泗一緊何人哉其泰山巖巖之遺裔  
乎

### 絳州辛復元像贊

德器瑩道範貞厥面晬温厥神清嗚呼此誰氏之子之  
容也其冲則霽月光風其端則碧筠蒼松其重則天球



黃鍾鳴呼修之家薦於闕齋於年腴於德鳴呼學契天  
才經世豈彈貞綱面報盛衰帳訂學而至簡凡之千六

後世卒亦示外贊

公合國之無不聞一舉而人皆其恭而敏誠之數稱

矣思知必同其德也無不聞一舉而人皆其恭而敏誠之數稱

矣思知必同其德也無不聞一舉而人皆其恭而敏誠之數稱

矣思知必同其德也無不聞一舉而人皆其恭而敏誠之數稱

其誠蓋求主射贊

其誠蓋求主射贊

